

人的生平、著作和官历，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至于白居易诗文中涉及到的交游人物，又在笺证中加以大量的引证，如据陈思《宝刻丛编》考证白氏《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见寄》诗中“崔使君”为江州刺史崔能；考证白氏《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》诗中“庞少尹”为京兆少尹庞严；考证白氏《期宿客不至》诗为酬徐凝之作，等等，不胜枚举，从而解决了不少历来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，填补了白居易研究中的空白。

笔者认为，此书的出版，对于研究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和唐代文学的发展，以及有关的唐代政治、经济，乃至典章制度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这对我国关于白居易研究的深入发展，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“捧”当作“帮”

——《蒲松龄集》纠误一得

《蒲松龄集》下册《富贵神仙·楔子》有段唱词：“这人原是一个才子，他下半世的荣华尽可观。每日奔波条处里撞，一举成名四海传。歌儿舞女美似玉，金银财玉积如山；一捧子孙皆富贵，美妾成群妻又贤”。这里的“捧”当是“帮”字之误，因形近而讹作“捧”。在山东方言里说“群、批、伙”好用“帮”字，如“那帮人里有他弟弟”，“来了一大帮人”等，而没有说成“捧”的。其实按意义应作“帮”，“帮”有“批，群，伙”之义，如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就有一例：“他当令，尽找三老四少能说会道的那帮人”。现在把江、张、姚、王叫做“四人帮”亦即此义。但由于“帮”读阳平调（bāng），而“捧”读去声调（bàng），山东方言中说“一群人”时常说成去声“bàng”所以蒲老先生用了（或想用）“捧”字，不知是老先生笔误还是后人因形近而误作了“捧”，放在这里就读不通了。

徐传武